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春明夢餘錄

(清)孫承澤撰 二

外一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居 春 明 夢 餘 錄 (二)

清 孫承澤撰 ······ 一

清 王士禛撰 ······ 三〇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夢餘錄卷四十八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都察院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夢餘錄卷四十八

都察院在皇城之西與刑部大理寺並列稱三法司初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改都察院十七年始定設都御史即古御史大夫之職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即古中丞

之職副都左右各一人僉都四人主天子耳目風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畏其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獄平之

覆核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將錄監生臣顧重光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裕文覆勘

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清恤軍巡視光祿巡倉庫城門在外巡接清軍刷卷巡

鹽茶河開印馬屯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則代天子狩轄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

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無避凡罪因按巡審錄有故出入理

辨之凡大獄勅下臺推奏當上聽裁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凡有大政集闈廷預議焉蓋六部有專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諸御史糾劾務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二

著實跡開寫年月毋虛文從試許拾細瑣抑戒令其事慎重焉而御史出按復命都御史覆其稱職不稱職以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按鄭注大牢以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統治萬民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蓋內史出王命外史

書令御史為之屬則贊二官之書以百官班籍繫

焉故亦以書數之即其數而數從政則察其不職者而使之各修其職亦贊書也

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南臺唐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龍朔改御史臺曰憲臺咸亨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御史為風霜之任初漢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試御史隸焉二曰殿閣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宋初沿唐制大平興國中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元豐中

以御史專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

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
御史

西漢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漢遣
八使巡行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
輒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元上都御史臺殿中司記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
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內領侍御史
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

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
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
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
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
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元世
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
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
稱慶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

行幸則卑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便休
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
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
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勲賢貴胄秉清方直亮
之節風為衆所嚴憚莫敢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
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維其風
烈則所托以昭示於永久者曷可缺歟

都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五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明太祖洪武初一循元舊當
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
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
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
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
御史臺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
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
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左僉都御史正四品職銜勦官邪事辨冤抑而

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事公委

出則參議選刑考叢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

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設都御史一

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

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

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畧如

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巡

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
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
轉亦不復歸院

洪武中命湯和等為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

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

府掌軍旅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

而臺察之任實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

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

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母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
母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母假公濟私以傷人害

物詩云剛亦不吐素亦不如大臣之體也

洪熙元年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又命吏部

咨訪可為都御史者以為十三道御史表草

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

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

言銜舉邪恩伸逕寬抑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

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

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搜

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

非倒置寬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

察御史有職濫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

糾舉照退接察司官有職濫及不稱職者令接察

使及其同僚糾舉照退仍令吏部令後初仕者不

許錄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

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

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濫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嗣宅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

無一事不倚藉經費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

胼手胝足之儕實係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昧

嘵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咨訪而比

年以來官方罕謀吏治日非貪墨載途廉風絕響

敲扑視為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徒縱饜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九

饕之欲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於虐

政者亦既不啻水火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

之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親

仇清白之異已抑或狠狗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

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

甚者決裂隄防弁髦風憲巡訪而貪沉湎擁傳而

繁徵求躬自教猱人誰則象如此弊風更僕難指

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轡勒先弛紀綱

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穿聽法吏用及匪人率
作有成不問拊民之實效復命考核徒循稱職之

虛文功實由斯盡壞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爾吏

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諸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

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

寺者無妨薦歷清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為通

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於考選時即加精核在差

事宜悉依巡訪總約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九

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槩填稱職以

憲綱為相沿之故奏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

貪酷害民者不待考滿之期即時參奏鞠核無枉

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駢詞

而失實無參重而處輕無置豹虎而問狐狸諭頒

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近

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風

空文塞責朕得於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省詳章奏

即行糾發以溺職治罪嗚呼狼羣除嘉禾滋植
聿還累朝熙平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
臣皆有令聞欽哉

又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
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誥慎核辨言試功抑競獎恬
留真去廢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即悉
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
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近因缺員一

欽定四庫全書

奏明事解錄

+

概差往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考核殊失慎
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
制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敷槧題按
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
奏奪

內閣張孚敬疏昔唐章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
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鷁鷹鸇豈衆禽
之偶乎宋杜衍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

肯以恩意假人者也國朝顧佐為都御史在朝大
臣有貪墨不法許穿緋衣當御前面加糾舉就行
撃問故都御史凡衣緋入朝之日必有糾舉大臣
莫不股慄今此職不舉故大臣無忌憚朝多貪墨
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故掌院官必在得人始能
倡率撫巡揚厲百司其守令等官一有慢令害民
者撫巡官即按之無貸撫巡官一有不奉法者掌
院官即按之無貸則法無往不行矣

欽定四庫全書

奏明事解錄

±

左都御史孫丕揚責成御史澄清天下疏臣惟天
下澄清其象有三無暴征無橫歛合一隅之間間
而相安於耕鑿者守令澄清之氣象也不損下不
益上合一省之郡縣而相危於撫字者藩臬澄清
之氣象也有道揆有法守合一世之藩臬而相率
於廉隅者部院澄清之氣象也三者本於清維貪
墨壞之識澄清之路而圖亟反攬轡之臣有難諉
其責者皇上欲責御史而澄清矣乎斯隨地察貪

當力行焉夫都城者天下軒冕之總會海隅清濁之大本也國門之內某藩臬至籠筐之多幾何矣某守令至籠筐之多幾何矣苟物色之固可家喻而戶曉御史有專城之任者也請皇上下令巡視各御史立為季察歲察之規以防羣吏之升髡法紀者季以為察則御史持以考兵馬司一季之內交道接禮若例者勿問已必計緝獲打點之起幾何人妄餽之起幾何人指稱之起幾何人即以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兵馬司之賢勞而年終舉劾憑焉歲以為察則本院持以考御史一年之內賦虛証枉無干者勿論已總計緝獲打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指稱共若干即以定御史之風裁而歲冊滿政報焉果有蹴爾唾爾甘為登壇之謀媚奧媚竈工於乞墦之計者聽各御史隨時奏論以清士風御史敢容隱者聽臣等奏論以肅憲體斯考取與考義利欲掩惡而不可掩矣繩都會之貪風巡視御史責成其可

御史責成其可少乎然澄清本源尤有當責備者
外之撫按兩臣內之部院科道是已一方士風觀
於撫按者也撫按澄清斯境內之吏治民隱莫敢
不清四海士風觀於部院科道者也部院科道澄
清斯海隅之吏治民隱莫敢不清是澄清天下固
不當專委藩臬守令至明矣內外當路胥有世道
責者也取與一苟即民瘼增向隅之悲矣臣願立
為條目禁革與天下以共改奢儉不問即士風有
欽定四庫全書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臣聞孔子聖人其
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
欺也即忠之說也宮之奇曰除閭以應外謂之忠
則勿欺之說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
人者是謂閭昧之心除去之乃為勿欺欺則不忠
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
踰淺衰頹甘心永廢蒙陛下拔置西臺為諸御史
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自守履繩蹈墨以求寡過
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為閭昧之
心力請除去夫臣無職也以諸御史為職諸御史
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
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平積之
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
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恩
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
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

任者皆有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
備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枚時固自不
同然循吏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則
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惡弱者為鬼桀
黠者為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
贖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戶改為條鞭而徵收日重
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
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七

皆與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奉謁上官輒令
行戶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
喜於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
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
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
鄉故舊不能恕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
不可劫也不劫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
於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

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劫者
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劫之不
當以人務於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於以
保祿位甚為不便臣年雖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
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
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
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
二年十一月內該本院題為考察事節奉神宗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七

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
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
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
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參奏改黜
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同吏部
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
薦舉汎濫屢有明旨禁飭通不遵守今後撫按官
薦舉務查照萬曆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

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叅欽此俱經欽
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為據臣極
力行之即為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
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
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殷最
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
人心邪也沉迷未悟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
先必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奏明事狀稿
卷四十八

六

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聖
旨追論劾各官贓私數多著巡按官即提問追贓
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匡飭
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
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
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否則
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
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

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於邊疆兵連於黔蜀而內
地之赤子化為妖賊俘囚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
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
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為
也臣望陛下漠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
不可為巡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
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勸貪酷
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猛省忍然愧汗
欽定四庫全書

奏明事狀稿
卷四十八

六

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

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慶
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言為迂闊不
可行而寘之於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高
厚之恩也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崔呈秀疏臣惟御史回道考
察憲綱至嚴也荷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諱復鄭重
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

等處御史崔呈秀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掌西臺

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嫌阿隱默臣初入

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

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

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為陛下明言之是不

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

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聖

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於言者矣臣於

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

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

之貪污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

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

勅者反以賄得薦應薦者多以不賄止各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

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

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

何人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

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

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邱知

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

中且發其餽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

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

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相之貪欲論勅也天相稔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

免勅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千金求

薦而卒薦則是推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

之用而墦間壘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

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

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都御史李賓推舉御史疏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
多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

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

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

當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八

三

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協於公論自然得人况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為御史者雖未旌異

致嚴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已蒙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於諸臣並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僅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於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德意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

言路壅塞士氣消沮有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

關係匪小也恭惟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嘗考徃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鈞致黨人之罪遂各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凌夷以至於不救此誠可為戒者我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十八

三

為皇上尊顯聖名為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材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皇上之前倘蒙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光美祖宗而垂令名於無窮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十八

三

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皇上垂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寬嚴並施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

加訴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為皇上尊顯聖名為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材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皇上之前倘蒙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光美祖宗而垂令名於無窮也哉

附方正學孝孺御史府記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貧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祖宗神靈斷獄頗簡其

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
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
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
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
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
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
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
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都知去惡

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憚於
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
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
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為詭
行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
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
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
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
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綱
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
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
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改而未暇
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哀止復古官名
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

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靈為
寇江西之華林及瀋濱八閩之鄧茂楚之麻陽廣